

◎杏坛文苑

小暑赏荷纳凉,晚秋登高怀远……

——发现二十四节气中的智慧

段春娟

夜,黑白颠倒;对待子女的成长,奉行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理念,时时拔苗助长。这哪里是顺其自然的节奏呢。

而恰恰是近些年来,已届中年的我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:强扭的瓜不甜,强摘的花不香,顺其自然的,才是美好的,天地万物莫不如是。事实不正是如此吗?按照时令播种、顺其自然采摘的果蔬,才保有本真的味道;顺其天性成长的孩子,一般也都性格温和、阳光开朗、自信满满;发自内心的爱情,才会开出甜蜜的花朵。

顺其自然,就是顺着天性来、不强求,是素朴的本真,是慢慢养成,是静待花开的耐心,是不急不躁的从容。在追求速度、步履匆匆的现代社会,这些都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!

而节气,这一古老的关于时序的知识体系,正是我们的先人仰观天文、俯察地理、不断总结规律而形成的,是顺其自然、顺应时令的智慧结晶。或许节气会带给我一些答案吧?带着这样的期许和探寻,我走进了节气的世界。

一年来,我也像老家的父辈们那样,踏着时令的节拍,不同的是,他们是播种、耕耘、收获,我是做些记录。笔下也不外是所思所想、寒暑往来、阴晴变化、四季果蔬、花开花落、鸟兽行迹等,随记随发到微信朋友圈中。接连发了几期,便引起一些朋友的关注,他们点赞、询问,鼓励有加,自己仿佛也来了劲儿,不假思索、寒暑往来、阴晴变化、四季果蔬、花开花落、鸟兽行迹等,随记随发到微信朋友圈中。

追寻的过程,也让我体会到节气的博大精深和玄妙无比。往小里说,节气是历法,是从农事耕种和日常生活的指南;往大里说,它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命观、宇宙观,蕴含着阴阳相生的辩证法则和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。

节气很古老,有着明显的人类童年时代的印迹,散发着远古的文化气息,又体现了顺其自然、顺天应人的古代智慧,放之四海而皆准,永不过时。在关注节气的过程中,也令人欣喜地发现,节气其实并未淡出我们的视野,它古而不旧、历久弥新,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在今天,节气的意义依然有多方面的体现。

一是历法作用。节气会出现在每年的日历中。打开一本日历,就会发现上面共有四个历:阳历、阴历、周历和节气历。在乡村,节气依然是人们从事农事耕种和日常生活的指南。春分麦起身,清明时节,种瓜点豆,谷雨前,好种棉,芒种栽薯重十斤,夏至栽薯光根根,白露早,寒露迟,秋分种麦正当时,霜降拔萝卜,立冬起白菜,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加快,集约化、规模化必是未来农业的发展大势,现代农业仍然要遵循顺应天时的大原则,节气依然是重要的时间参照。

二是健康养生指南。节气是现代养生保健的理论依据。现代养生理念认为,人体小宇宙和自然大宇宙同频共振。一年分四时二十四节气,对应着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自然节律。一天也可对应四时:朝则为春,日中为夏,日入为秋,夜半为冬;一天二十四小时也可对应二十四节气:午夜零时对应冬至,凌晨一点小寒,两点大寒,三点立春,四点雨水,五点惊蛰,六点春分,七点清明,八点谷雨,依此类推。人的四季养生、日常起居最好也取法自然,尊重规律。在自然界中,惊蛰节气一到,阳气渐升,万物复苏,蛰虫惊醒,与此相对应,人在早晨五点也要起身了。虽然对多数点灯熬夜的城里人来说根本做不到,但有节气在,就是一份提醒,它提醒我们要早睡早起,尊重自然节律。

中医讲究冬病夏治和夏病冬治,夏天推出三伏贴,冬天推出三九贴,这种治疗方式的时间依据正是夏至和冬至这两个节气。这两个节气分别是阳气和阴气达到极点,正可辨证施治。《红楼梦》中宝钗所服用的冷香丸,是在春分这日研制,大概也是出于这一日阴阳平衡、寒暑持平的考虑吧。还有那些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养生常识,诸如春捂秋冻,白露不露脚,寒露不露身,一场秋雨一场寒,十场秋雨换上棉,夏不坐木,冬不坐石,等其实也都源于节气和时令,它们是顺其自然的、科学的,也是值得遵循的。

三是文化意义。在信息化日益膨胀、人人恨不能24小时在线待命的当下,如约而至的节气会为人们按下暂停键,止住人们奔忙的脚步。当我们清明踏青郊游、小暑赏荷纳凉、晚秋登高怀远、冬日围炉夜话,当我们有滋有味品尝着冬至饺子夏至面、端午粽子中秋月饼,我们该心存敬意,正是古老的节气给了我们放松和调整的机会,让生活多了些诗和远方,多了些节日的仪式感。

节气是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,是现代人的文化乡愁,是我们内心深处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无比向往。一个个如期而至的节气,对现代人而言,都是一次次珍贵的提醒。它告诉我们,人类是自然之子,要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。节气中顺天应时、顺其自然的古代智慧,也越来越被现代文明所汲取和接受,如今我们所奉行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,断舍离、低碳、绿色简约等生活理念,其实都是对节气文化的传承和发展。



本文配图选自《顺其自然——二十四节气中的智慧》插图 杨鹤 绘

顺其自然,才会美好如初。
(作者单位系山东财经大学)

《金色河流》： 现实精神与浪漫品格

张峻

作家鲁敏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金色河流》是一部内容厚实、思想深刻的优秀作品。作家是讲故事的行家,更是写人物的高手。情节并不复杂,形象却很丰满。用人物形象塑造推动故事情节,以个性性格的展现凝聚思想主题。当今小说,好好讲故事难,好好写人物更难,而在《金色河流》这里,都迎刃而解。

故事是从穆有衡(有总)这个人物发动的。他虽然中了风,只能在轮椅上挣扎着生活,但并不妨碍他终于有机会思考检视他的人生。大儿子穆沧犯有阿斯伯格综合征,永远把自己封闭在家里,与社会隔绝。另一个儿子王桑虽然结了婚,却是个丁克之家。王桑不听父亲仕途的安排,爱上了无用的文化,迷上了出土文物一样的昆虫。内心深处,穆有衡更痛的是对不起自己的好朋友何吉祥。当年,何吉祥把一大笔钱交给给他,让他交给南方一个怀着何家骨肉的风尘女子沈红莲,而有总却把这笔钱变成自己财富的第一桶金。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过,他四处打听,终于在一个叫爱心驿站的福利院,找到疑似沈红莲女儿的河山,一直暗中资助这个小女孩,并在河山长大后,安排她与儿子处对象,用这样的形式把本来属于何吉祥的财富转送回去。

小说显然很看重男主人公有总的忏悔之心,看重他对财富积累的原罪反思,以表现他那还没有完全被撕裂扭曲的道德人性。美丽乖张的河山是作品里另一个主人公。她进入穆家,即使不是复仇,也是带着讨厌和蔑视的心态。这个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女孩,小小年纪就看透了金钱社会的本质,形成了自己有些畸形的价值观、道德观。一方面,她全然接受有总的捐赠,不断用一次次失败的创业考验着投资人有总的真心和耐心;一方面对有钱人这种莫名其妙的慷慨保持了足够的警惕,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当她被有总的秘书谢老师告知要去和精神障碍者穆沧谈恋爱时,出于思维惯性地认为:有钱人的收割机启动了。

小说写河山的故事,有一个近似剑走偏锋的精彩构思。在爱心驿站,她由于早熟与运气,自然成了魏妈妈的助手。魏妈妈为了养活爱心驿站的弃儿们,不得不与犯罪集团合作,拿孩子们去进行各种碰瓷或医闹或拆闹的勾当,包括色诱那些权力者。魏妈妈当然不会让孩子们出事,事实上,河山完全超出传统的预测。她在男人们当中游刃有余,却洁身自好,决不走母亲的老路。她爱金钱,却不为了钱出卖灵魂。她是一个底层的女子,却有一种掌控自己命运的意志和能力,并不是我们常看到的那种受损害受污辱类型的女性。塑造这样的形象很难拿捏,但作品的神奇之处就是让我们信服:这样的女性是真实存在的。

正因为她内心的强大,所以当她带着仇恨,为满足金主意愿与大男孩穆沧见面时,才能意外捕捉到有总回报要求背后传递出来的其他信息。她发现穆沧内心封闭着一个纯真而美好的世界,是她从没有接触过,也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陌生而又吸引人的世界。她在接触穆沧的过程中,也尝试着了解有总,看到了这个对她特殊关照的男人的一面,也更加关心起自己的身世。有总出于内心的胆怯,一生都不敢见河山,然而,我们在有总的忏悔以及在河山心态变化中,分明看到这两个人在对话,在碰撞,在靠近,在生出从未有过的憧憬。虽然还有隔膜,却消解了仇恨。这也许不是最重要的。对河山来说,她与穆沧在一起,从单纯的同情到成为朋友,从帮他不断找女朋友到自己不知不觉地投入感情,被强大的吸力牵引着要融入穆沧的世界。河山找到了新的人生,也激活了她内心的渴望:爱与爱情。这个人物形象由此挺立起来,闪烁着人生金色的亮光。如果说,穆有衡形象更体现作品的现实精神的话,那么,河山的形象则更带着浪漫的情怀,并引领着作品的思想倾向和格局,向着浪漫主义品格提升。

其他一些人物,也是作品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王桑与丁宁这对夫妇,之所以选择成为丁克,并非自觉,而是情感出了问题。有总宣布遗嘱之后,出于责任,他们不得不展开造人行行动。有意思的是,这对夫妇选择了没有性关系、没有情感交流的人工授精方式。在这方面,丁宁表现出近乎精神变态的狂热,似乎是迫不及待要得到财富的冲动。王桑无心于此,出于逃避,一心一意跟着木匠团长长振兴。在传承传统文化里,王桑感受到传统戏曲的魅力,感受到真善美对净化人的心灵、激励人向上所具有的作用与力量,找到了自我,实现了自己的价值。与此同时,他意外地发现,备受怀孕折磨的丁宁,准备怀着孩子与他离婚,放弃了家族财产的继承,不想让孩子还没出生就被财富绑架。丁宁的独立意识让王桑刮目相看,也让他认识到可能错过了一个好女人。

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,那就是谢老师。这个曾经很有正义感的读书人,因一个偶然的机会,到有总家里卧底,并成为一事无成巨额的管家。他的红本子每天记录着这个家庭发生的事情,准备有朝一日写一部大书,深刻揭露批判资本的丑恶嘴脸。多年帮助有总照顾河山,不断为河山的经营亏损买单,还有后来帮着四处寻找沈红莲的下落,谢老师了解了有总做实业的苦难和矛盾,也发现了有总内心的艰难与矛盾,认识了一个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,他不知不觉开始替有总担忧,心甘情愿愿为他鞍前马后。特别是有总中风后,他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。时间与岁月中,他也不断调整着他构思多年的写作计划,从一个愤青转变为通情达理的厚道人。

所有的人物关系,组成充满暖意的信任、信念和意志的关系链条。他们不曾经历多少磨难,走过多少弯路,进出多少思想和情感的误区,之间有多少矛盾隔阂,都似乎跟随着有总和河山,融合在一起,走到了一起。随着小说故事的展开,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冰释前嫌,发展出沟通和宽容因子。作品相信,人与人之间只要有足够的机会就能信任,就能交流沟通,就能超越财富和异化,创造自己的新生活。人类似乎天生有主动修复伤痛的基因和创造真善美的潜能,只要人性不泯灭,人的情感和爱还在,就能激活这种基因和潜能。这也许更多出自作家善良的愿望,但作品还是从道德层面深刻地折射出我们社会的现实,反映出我们与时代的关系,呼唤人与人和平美好的关系,呼唤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道德。由此,作品主题的现实批判与浪漫的品格融为一体。

《金色河流》结尾是女主人公河山与穆沧的关系由友情转为亲情与爱的陪伴,她本人也成了由有总捐赠遗产为主体的基金会的负责人。一切看上去都很合理,很圆满。不过,仔细琢磨,还是觉得差点儿什么。像河山这种个性的人,完全可以经作家狠一些的安排。这里似乎需要更加出人意料之外的突破,似乎需要一个神来之笔。

(作者系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、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)

◎艺见

不做无聊之事 何以遣有涯之生

——“庐山烟雨浙江潮”较真记

李鹏

一日,我收到一条转发的短视频,画面是一个人在讲一首诗:庐山烟雨浙江潮,未到千般恨不消。得到还来别无事,庐山烟雨浙江潮。视频中介绍说这是苏轼生前留给儿子的最后一首诗,他的绝笔,历代注家多认为是《答径山琳长老》,我怀疑视频里人在信口开河。

小孩放学归来,我跟她说起这首首尾相环的诗,她也觉得好玩,认为这可以用来描述考试的心情:考试前惶惶不可终日,考完觉得也不过就那回事。她问我诗题是什么,我说这就查。我先用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全文检索系统查了首句“庐山烟雨浙江潮”,居然没有记录。我不甘心,于是登录中国基本古籍库,这可是目前收录古籍数量最多的数据库。让我没想到的是,竟然也是一无所获,一条相关记录也没有。我生怕是因为诗句有异文,于是变换关键词检索,结果仍没有。我大奇,只好有些尴尬地跟小孩说:明天我查出来告诉你。

第二天,我先上读秀中文学术搜索检索首句,在检索结果中,绝大多数说这是苏轼所作,诗题或作《观潮》,或作《庐山烟雨浙江潮》,但也有说是邵雍所作《首尾吟》。邵雍,字尧夫,是北宋著名理学家,有《击壤

集》,卷20有135首《首尾吟》,但其首尾都是“尧夫非是爱吟诗”,其中并没有这一首尾都是“庐山烟雨浙江潮”的诗。我直接翻检了《苏轼诗集合注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)以及张志烈、马德富、周裕锴等人主编的《苏轼全集校注》(河北人民出版社,2010年)纸质书,二书均附有篇名索引,并没有找到相关诗题。因为手头没有中华书局的《苏轼诗集》,故没有翻检,但我用了古联公司的经典古籍库检索,该库主要收录的就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版本古籍,也没有。至此可以肯定,古今苏轼诗集中都没有收录这首《庐山烟雨浙江潮》。难道这是苏轼集外佚诗?

如果是集外佚诗,那这首诗最早出现在哪本书里?由于中国基本古籍库没有相关记录,我怀疑会不会是在杭州地方志里收录的佚诗。于是我登录中国数字方志库,检索一无所获。这时我又开始怀疑这首诗是不是晚清近代人所作,于是登录瀚堂典藏检索,结果在日本1934年印行的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续诸宗部二收录的两个日本禅师语录《槐安国语》卷5以及《月坡禅师语录》卷4里检索到诗句,但都没有提作者和诗题,另外在1925年的《华国》以及1936年的《申报》中各检得一条记录,前者说是苏轼的诗,没有提诗题。我接着检索瀚文民国书库,共检得5条记录,其中贾丰臻编《佛学易解》(商务印书馆,1916年)第64页

有:苏东坡诗曰:庐山烟雨浙江潮,未到千般恨不消。得到还来别无事,庐山烟雨浙江潮。浙江为吾国有名风景之地,以此喻佛理。陆翔辑《当代名人新书信集》(上海广文书局,1920年)第176页有高语罕《与朱一公论学》一信,开头写道:你问我钱塘观潮底状况,我实在不愿意说:因天下事总是一种假相、幻境,没得这一种假相,没得这一层幻境底时候,以为到了这种境地,得了这一种假相,便是无上幸福,苏子瞻所谓:庐山烟雨浙江潮,未到千般恨未消。既到还来无别事,庐山烟雨浙江潮!真正不错。二者都说是苏轼诗,但没有诗题。

遍寻不得,我怀疑在后人所编与苏轼有关的集子中是否有可能收录了集外诗,于是重新检索四库书目录,发现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13册里有明人凌濛初所辑《东坡禅喜集》14卷以及清人王如锡所辑《东坡养生集》12卷,于是翻检一过,仍是一无所获。后来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网站检索,发现有中野伯元刊的《新刻东坡禅喜集》9卷的影像,于是也翻检一遍,但也没有找到。

一天翻检下来,晚上我的眼睛已经受不了了。滴了眼药水后,沮丧中,我上网用百度搜“庐山烟雨浙江潮”,在铺天盖地的这是苏轼最好诗的结果中,忽然发现知乎关于“据传作者为苏轼的《观潮》最早出自哪本古籍”的问题之下,去年已有人进行过类

似的搜寻。其中网名为Eukleides-Wong和赵学浩的网友从日本禅僧编纂的《禅林句集》(又名《句双纸》)里找到这首诗被安到苏轼头上的一段轨迹,赵学浩认为1688年本《句双纸》是已知最早的将此诗作者标为苏轼的书,只是日本禅僧以什么为依据,把这首诗说是苏轼所作,我们仍未可知。

此外,国际人文学会(加拿大)主办的《文化中国》2021年第3期刊登了中国苏轼研究会李公羽论文《庐山烟雨浙江潮并非苏轼作品》,但我没看到这篇论文全文。

最终,折腾了快两天,问题其实仍未解决,只能说这首诗不见于传世的苏轼诗集,不一定是苏轼写的,而从现在发现的文献来说,可能是日本人最早说这首诗是苏轼所作,但不清楚他们这么说的文献依据是什么。因此,目前包括大量专业研究人员在内的人们将这首诗说是苏轼所作,其实未必是对的。

跟孩子说了之后,我有点儿兴味索然。聊以自慰的是,借此机会翻了《东坡禅喜集》和《东坡养生集》,看了之后既感慨苏轼的巨大市场号召力,又赞叹明清书商真是会选題。古人云:不做无聊之事,何以遣有涯之生?此番搜寻,真可谓:动手动脚又费眼,上穷碧落下黄泉。两处茫茫皆不见,生涯如此亦可怜。是为记。
(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)